

24个省会级城市人口正增长,靠的是什么?

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口流动的宏观叙事一直是“孔雀东南飞”——中西部人口持续流向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然而,2024年的数据显示,这一趋势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来猜一猜:

1. 中部地区,太原、南昌、郑州的人口是变多了还是少了?

2. 西部地区,贵阳、乌鲁木齐、兰州的人口是变多了还是少了?

中西部省会人口增长明显

2024年,24个省会城市常住人口实现正增长,贵阳以19.96万新增人口一骑绝尘,广州、合肥增长量位居其后,太原、长沙、南昌等中西部省会也实现超10万人的强劲增长。

人口增长只是表象,结构变化更值得关注。

西部和东北省会首位度普遍较高且持续提升

省会常住人口首位度,指的是省会常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过去15年,全国多数省会人

口首位度均呈持续提升态势,且东西部呈现明显差异:西部省会“单核”特征突出,西宁、银川、长春等省会首位度居前,反映出这些省份仍处于集中式城镇化阶段;东部省会则多呈现多中心发展格局,济南、南京、广州等省会首位度均低于20%,部分省份还形成了多中心发展模式,比如济南、福州并非本省经济中心,广州与深圳、珠海实现协同发展,杭州也和温州、宁波等城市形成联动。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杨开忠指出,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相对发达,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全面进入多中心一体化发展阶段,进而强调强省战略和建设世界一流城市群;其他广大地区则尚处于集中式城镇化和区域发展阶段,因而倾向于采取强省会单中心化战略。一个省拥有一个强省会,就等于拥有了一个强有力的资源配置中心。各地的思路很明确:先把省会发展起来,再去带动省内其他城市的发展。这也是我国近

些年各大省份的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学家孙久文指出,“强省会”战略是当前中西部省份“尊重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战略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常住人口首位度高的省会,其经济首位度(城市GDP占全省GDP的比例)也相对较高。比如常住人口首位度前三的省会,同样也是经济首位度的TOP3,西宁的经济首位度达到47%,银川和长春均超过53%。

此外,《城市问题》期刊中周玉龙的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与省会人口首位度呈显著负相关;另有学者认为,“强省会”战略初期会挤压周边城市发展空间,但长期可推动省域经济从单中心向“一主两副”乃至多中心模式过渡,而单中心模式长期来看不利于省域经济持续增长,多中心协同才是省域经济的理想发展方向。

省会人口增长,动力源自何处?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中,有部

分省会公布了流动人口的来源。可以发现,以南京为代表的省会具有较强的跨省吸引力,而中西部省会则更多依赖省内人口集聚。

高质量发展的省会能够成为强有力的资源配置中心,带动区域发展,但需警惕在建设过程中对周边地区产生“虹吸效应”。空间竞争效应可能使周边中小城市处于大城市的发展阴影下,其城市规模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难以得到提高。如果省会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不足以弥补虹吸效应,省会规模的增加会拉大省会与周边城市的发展差距。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跨省人口流动网络。

重要迁入省份影响力减弱、人口回流

根据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潘泽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的研究,迁入省浙江、广东具有全国影响力。

研究还提出,曾为主要人口迁出省的安徽、四川,如今迁入人

口规模已显著上升,跻身有影响力的迁入省行列。其中,江苏、浙江迁入安徽的人口,占两省各自迁出人口的比例均超10%,而上海迁入安徽的人口,占其迁出人口的比例更是超过了20%。广东、重庆迁入四川的人口,占两省迁出人口比重也超10%。这些都表明,以安徽与上海、四川与广东为代表的传统迁出省和迁入省的人口流动,从以前的单向迁移,转变为现在的形成了迁移对流。

不过,人口迁移对流,并不一定发生农民工返乡现象,“乡城流动”占比继续上升的现实,意味着逆向城市化的迁移不会太高。更大的可能是,乡城流动的跨省流动人口,在2015-2020年进行了反向的“城城流动”,他们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返回了户籍所在省份,但并没有回到家乡,而迁移到老家省份的发达城市。这时,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虽然他们在流动人口统计里表现为省内的“乡城流动”,但实际上是跨省的“城城流动”。

教科书上的朱元璋不再是“鞋拔子脸”,到底哪个形象更接近他本人?



近日,“历史课本上明太祖肖像换了”的话题成为热点。公众发现那个熟悉的、额头凸起、下巴前翘的“鞋拔子脸”朱元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面容饱满、神态庄重的帝王形象。现实中的朱元璋到底长什么样?

据文献记载,明太祖的异相,起源于永乐帝朱棣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吹捧和神话,成为流行于民间的主流,而明太祖真正的样貌被

称为正形像,则成为皇宫中缅怀明太祖用的隐藏正版,现多收藏于故宫与国家博物馆等机构。此次教科书上更换明太祖肖像,以正形像换异形像,或更符合历史的史实。从多位学者撰写的专业文章来看,朱元璋奇骨异貌的长相之所以会在民间广为流传,是在当时的政治宣传与民间心理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

教材换像,历史记忆被刷新

近日,人教版历史教科书里的朱元璋画像更换引发了广泛关注。旧版“鞋拔子脸”已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额头凸起、下巴前翘、满脸麻子,夸张的面部特征让人过目难忘。

新教材选用的朱元璋画像圆脸方额、眉目清朗、神态威严,尽显开国君主的风范。澎湃新闻记者经过比对,这幅画像与国家博物馆曾经展出的《明太祖朱元璋正形像》相似。据光明日报报道,2019年人

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中,朱元璋就已告别“鞋拔子脸”,在人社社官方网站上,2024年版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七下)中朱元璋也已被替换。

实际上,早在2020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妙合神形——明清肖像画展”中,观众对朱元璋“异像”就展现出极大兴趣,展览现场常常围满了好奇的观众。

展览先从“肖像画”这个画科说起,与人物画不同,肖像画绘制的目的大多为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对象,因而个人风格较少,而侧重表现对方的神韵。

当然,即便是肖像画,也会因种种原因同一位历史人物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比如展览中的明人绘《明太祖朱元璋异形像》和清人所绘《明太祖朱元璋正形像》。

在展览中,观众可以看到《明太祖朱元璋异形像》中的人物脸型变形拉长,下巴前凸,布满黑痣;实际上,在朱元璋画像中,明代作品这类异形像并不少见。其共同点是“凤眸龙头,黑痣盈面”。而同时展出的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俞明所临《明太祖朱元璋正形像》,则是标准的帝王形象。

一帝多面:正形与异像的共存现象

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艺术学者李烈初曾在2001年《收藏》杂志上撰文《朱元璋画像之谜》,文章认为,朱元璋奇骨异貌的长相之所以会在民间广为流传,其实是他本人特意为之,为的是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这种“鞋拔子脸”在当时看来并不是侮辱性符号,而是龙的形象。还有一说是因为民间更加喜闻乐见这种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文人利用了民间百姓对他的崇拜、迷信而未知的心理,特意绘制这种异像。

而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相关文献记载,明太祖的异相,起源于永乐帝朱棣(1360-1424,1402-1424在位)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吹捧和神话,成为流行于民间的主流。而明太祖真正的样貌,则成为宫中缅怀先皇祭祀用的隐藏正版。

两种不同类型的视觉记录,导致了同一位历史人物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也解释了为何朱元璋

的形象在历史上会出现如此大的分歧。

将帝王神话化是建构王朝天命最常用的政治手段。《太平广记》中“隆准、蜂目、鸟喙、豺声”的秦始皇相貌就是此类。天命是王朝合法性的根本依据,帝王有异相,便有异能,有异能则是帝王的使命隐喻。

朱元璋的异相不只是与秦始皇有相似的猪龙脸,他的一些画像上还有“十二黑子”,这一点让人联想到刘邦,两人都是布衣天子。《史记·高祖本纪》中对汉高祖刘邦相貌的经典记载是,“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澎湃新闻记者查阅资料后发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多幅明太祖半身像,有正形像,也有异形像,其中今年5月曾在“穿越看洪武”特展中展出明太祖像为老年时的画像,为紫禁城南薰殿旧藏《明代帝后半身像》册中的第一开,为正形像。

而该博物院收藏的明太祖像异像中,多为隆鼻如蒜,尖嘴,即所谓的“五岳朝天”、“猪龙形”;脸上更是布满斑斑黑点,亦即象征贵兆的“七十二煞(痣)”般的奇相。

明代人张翰在《松窗梦语》中记载,当他任职南司空时,曾在武英殿亲眼瞻仰过太祖、成祖的御像。他看到“太祖之容,眉秀目炬,鼻直唇长,面如满月,须不盈尺,与民间所传奇异的像大不类。”由此可见,当时公开悬挂于庙堂或宫殿中展示的太祖像,大多是参照朱元璋真容精心描绘的写实性肖像,与民间广为流传的“异相”有着天壤之别。

当时为何会出现这么多“异相”画像呢?根据王耀庭、曾佳等学者的研究,此类“猪龙形”肖像的绘制,是受到了相术书籍的影响,以符合“天命所归”之说,进而为其开创王朝提供依据的一种手段。这类特殊的“异相”画像,仅短暂出现于历史的某一特定时期,之后便销声匿迹了,可谓是艺术史上一个极为罕见的现象。

明清之际,随着曾鲸等画家推动写实肖像画的兴盛,以及西方绘画技巧的传入,社会上层对肖像画的逼真性与庄重感要求提高。夸张的“异形像”逐渐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俗趣。